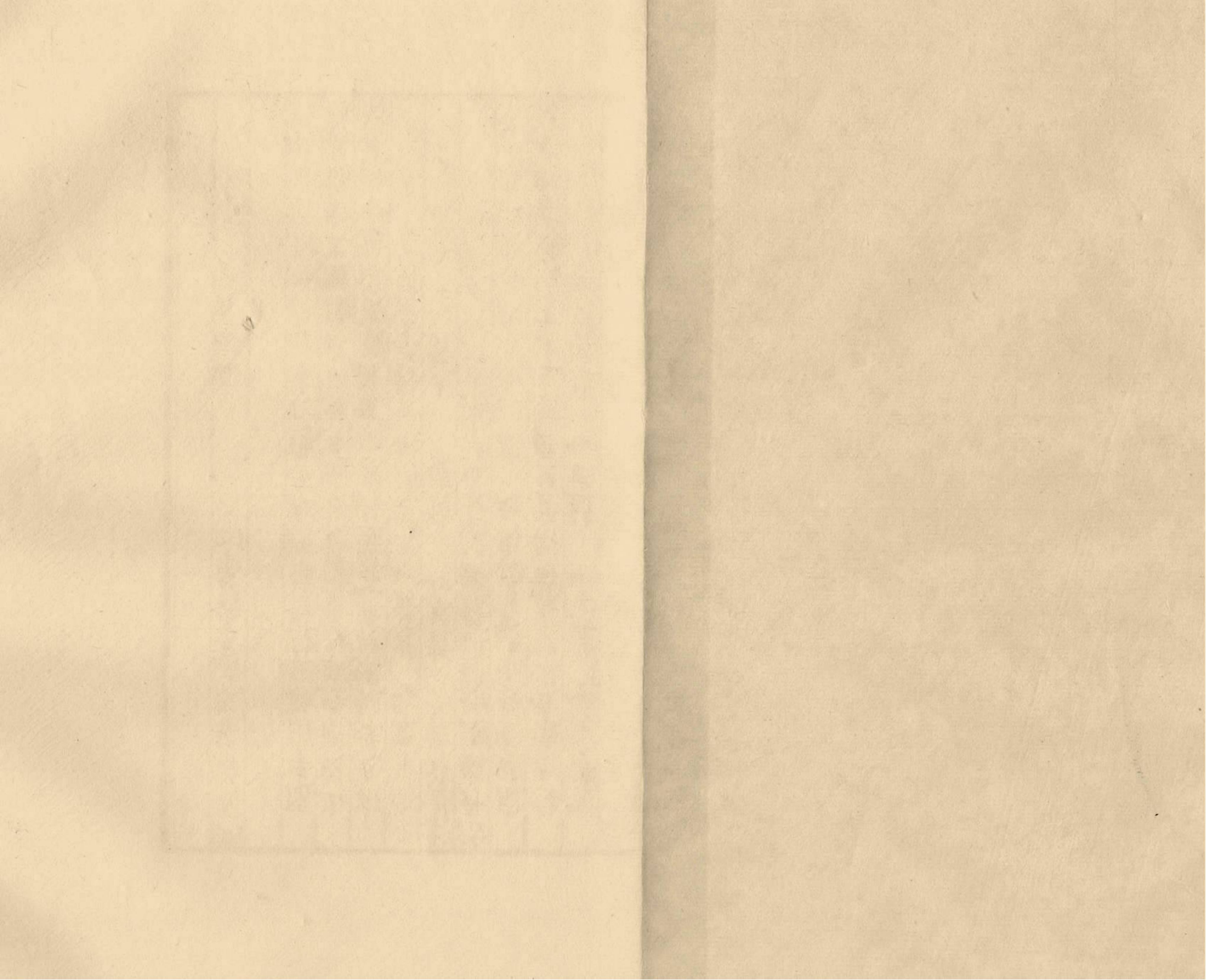


文苑英華

十三



書

遷謹

雜書

封建

行幸

邊防

書籍

直諫

選舉

刑法

貨殖

水旱

文集

苑英華

六百九十一百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一

書二十五

遷禮上

遷禮上中下凡三卷英華所編失其詳
先後今正之其間又有非遷禮者不詳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還書一首

上牛弘書一首

為人與蜀父老書二首

與在朝諸賢書一首

在桂州與修史學士口競書首

與韋五虛已書一首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陳書作僕射楊遵彥求還書 徐陵

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

於踈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

也天道窮剥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孫一作私鯁懼而骸骨

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

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鼉命鷹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

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柱一作北地缺東門一作南盛

旱坼三州長波含五岳我大梁膺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

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若荊州

刺史湘東王幾一作機神之本元寄言名一作寄名無陶鑄之餘

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摠章九州之音一作歌登於

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華一作聲無以宣其盛德

者也若使郊裡楚習一作習寧非祀夏之君龕定京師一作定艱難即

一作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暮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

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偃吾君

之子含識知歸而荅旨云何所投身斯所一作其未喻一也

又聞此一無字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

鐺鐺曉漏英華作鐘曉一作曉的的宵烽隔淑浦而相聞臨高臺

而可望泉流寶蓋一作盃遙憶益城峯號香爐依然廬岳日

者鄱陽嗣王範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



吾無從以躡屐一作屨彼有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

不謂二字一作又近者邵陵王綸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

公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逕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

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

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此字

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

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隣懍所通此句無自此以南王靈未

敷一作封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

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

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

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

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鑿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

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

無憂也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

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榮一作勞聚橐一作橐之儀微騎間行

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綠道亭郵唯希蔬粟

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

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

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

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豕磔蚩尤千鬻割一作刀割王莽

安所謂俛眉頓膝歸奉寇讎佩弭腰鞬為其阜隸又無日

者通和方斯曩睦兇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

懼苟瑩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鍾一作膺

讎憾政當頰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兇情猶當未雪海內

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一作公王居一作都人士

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城關一作京邑丘墟薏蓬蕭瑟偃師還望

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城關一作京邑丘墟薏蓬蕭瑟偃師還望

咸為草萊霸陵迴首皆一作俱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

何義爭免寇讎我有何勳一作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

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黷蔑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

明庶為一作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兇挺爭諸

賢勳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也一作邪為邢杲之徒耶如曰

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又此一無假使吾徒還為兇黨侯景生於

趙代家自幽恒在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彛章

不勞請箸為籌便當屈指能算景英華作重以逋逃小醜羊豕

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鄉井鄉邑一作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

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皆一作並若雲霄英

俊訐謨寧非帷幄或佯陽一作陽驚以定策或焚橐而奏書朝廷

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

寬猛謳訶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

在搖其牙齒為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

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有一作可濟

河橋馬度曾一作寧非宋典之奸關路雞鳴皆是一作田文

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

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韓一作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

縲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一作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

襄老蒙歸虜歌引路吾等張旌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

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備賓敬無違今者何僞翻蒙

貶責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英華作未久喪

亂悠然哀悼一作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

恩譬渤澥而俱深方蒿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

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况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

留悲默為生何能支父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

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
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諉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

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儼
一作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

竈之方吾知其訣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
由佇一作望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

園文林凡曰一作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
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

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讐空怒
天王之使遷箕御於兩館繫樂驥一作子於三年斯匪貪亂

之風邪寧比當今之高烈一作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
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自求盟於楚殿躬奪壁於

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憑安車而誘梁客其膏脣敗舌分
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

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媿英華作於

曹屈詐以羈縻旌軫歲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
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

前蹤恐是叔世之奸謀而非為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
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

君親以詔一作銘物躬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家一作曾無隆替吾

奉違溫清仍屬亂罹一作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
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身一作出空

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嘗以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
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駮駕前王郎吏明經鷗鳶知

禮巡方省化成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者孝吾以珪璋玉
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

申元直之析銜泣吞聲長對公問之怒情禮之訐翻一作同

逆鱗忠孝之言皆應封一作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

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

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掠自東南醜虜抄

敗飢一作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

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壤一作躬自推求猶冀

提携乃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

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豹一作非

豨聞詩聞禮而中朝大義一作曾未矜論清禁喜賀一作謀

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爭臣哉歲月

如流人一作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

越朝千悲而下一作泣夕一作暮萬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為生不

自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詞峯一作兼長理窟匡丞相解

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未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為

謬來旨必通分請仄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齧舌低

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故一作期令我等必死

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

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干祈已一作屢哽慟良

一作深徐君叩頭再拜

一作皆陳書本傳

上牛弘書

王孝籍

竊以毒螫一作瘡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

則英華作痛苦難安二字一作貧窮易感二字一作况懷抱之內

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緘唇吞聲

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惟明公尚書一作明動哀

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濟活枯鱗吹噓可以用一作騰

飛窮羽芬以椒蘭之氣暖以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一作

大君子子無之聽雖復山川不遠神明一作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

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縊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

求曾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矣夫

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稅一作役不免慶賞不沾賣貢禹之

田供釋之英華作氏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親一作產加以老

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侍一作關關山迢遙一作超遠齧臂為期

前途邈矣一作逾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

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

營魂且散恐筮子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

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潜鬻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

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

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信一無信字聖

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良良一無字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

逢不萬一此小人一有所以二字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

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

荆玉未剖則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

地有用能一作能用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一作首足之戚憚而不

弗一作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伸其屈一夫

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往還勉

念一作狂念一作汗窮愁之間一作簡矚一作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

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

厘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成一作刑願少

加矜憐一作憐敗一作憐留心無忽

為人與蜀城父老書二首 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

之數豈非賢聖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

一作皆隋書本傳

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峙

一作蕭

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糗羹藜

顏冉困棲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

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留風未翔

大鵬有雲傾之勢池鱒并鮒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鸚

亦將騫翮而舞圖之及其衝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

倒騰氣則虹蜺掩摩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

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

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

洎乎雄圖躡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賞陵雲之作

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

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是

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

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剗斷為能然後

知其用哉仰惟鄉耆等並玉山高族金堤勝侶列子弟於

千城耀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鍾鼎

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杼相

和鳳攝圖將虬梭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僮

數百冲襟眇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泉之氣

北齋開敞南館虛閑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耻嵇

阮之交踈虛席延賓恨原常疑作嘗之客少實煙霞之藪澤風

月之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沒詣梁城閔仲叔

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没生氣猶存况乎屬宇

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搢紳攀北極而

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金之間低首俛眉

取濟斗升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鬱怫臨江山

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

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跡屠釣之間功可
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丐貸而
況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眄之餘自致於恩光之
末也且夫精誠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慙車馬儻能
投心季子遙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
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
踈候肅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於風園旅鴈乘秋動
宵吟於露渚絲纈成於南畝抗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
履多福下官薄游絲載飄寓淹時歡躡相仍憂虞自積陟
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唯知慟哭庶憑賙
給以濟漂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二

蜀都廣鎮岷墟奧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貺有期英靈

間出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逼淶波驚亡疑作柱

之音道有可符玄霜扣九鍾之節豈道窮精秘妙聽察於

無理實杳冥玄應通於不測波流柱響波無入柱之因

霜落鍾鳴霜非扣鍾之具矣況乎言忘意得臭味相求目

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逢吳札無謂殊方阮籍之對嵇

康自然同志僕雖不敏嘗從事於斯矣常謂薰蕕不共器

梟鸞不比翼是以類乎方者接風雲於千里乖乎類者起

山川於一面抑嘗聞之士之生也其跡可擯而道不可藏

其身可辱而志不可奪其有拂衣投臂遁形滄海之隅裂

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鍾鼎為芻

豢以衣冠為縲紲方欲策鸞鳳而撫疑作雲英鞭虹蜺而採

煙液其次排玉闕指金門成賈誼之謨樹終軍之策因機

入務懷素將相之門沫露霜擁簪公侯之室然則拾青

紫於旦暮取功名於俄頃演文物而動寰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一官者可謂慙二途矣而斂手長揖強顏高視低心於蹇躓之辰忍耻於栖遑之日者哉渭濱留釣鷹揚之業未萌淄源滯收疑作牧鴻漸之資蓋寡及其攀窮運接靈期乘雲雷而清八極和陰陽而調萬品則知其機所運吉凶於倏忽之間玄命所移飛伏於斯須之際以日月自至聊復爾耳方今炎飈謝節爽候關辰風高而宇宙清霜下而亭郊肅歸雲止鴈流曙響於東津落照開虹寫晴規於北岸螢踈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緣情故豐竒賞僕一違秦隴再革炎涼戒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超曠曾山重複吳宮尚遠頻驚去鷺之心楚峽猶餘已下聞猿之淚徒以風猷未隔道義相存幸承知己之心稍緩他鄉之思一作意昔者虞公再見懸光白璧之前季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況乎交已成於杵曰道已茂於金蘭希照窮途遠流嘉貺若使恩裁口腹空留安邑之賓惠闕始終取恨昌亭之客

與在朝諸賢書

盧照隣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弘居丞相之位亦伏地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舉將老兵而造膝方回尚在王羲之就倉奴而共談良史書之高賢不以爲累自古朝野曷常以人廢言況下官抱疢東山不干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期聞音竊抃猶冀身膏丹壑脫寶劍於山阿骨掩黃塵罷瑤琴於天下則指疑作指金抵於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乎幽憂子白

在桂州與修史學士吳兢書

宋之問

拙自謀衛降黜炎荒杳尋魑魅之途遠在一作益雕題之國

風搖木飢馳宵鳴毒瘴橫天悲爲書落心憑神理實冀生
還關號鬼門常憂死別事未瞑目豈在微身先君業粹中
和才光文武志道游藝名動京師出谷入朝事多弘益雖
崇班去已而陰德被人清議所尊何減驃騎恐耆舊咸謝
竹帛儻遺使盛烈湮沉下情感痛自昔逸羣之器曠俗之
才譽雖冠於人倫祿不躋於卿士南史之筆漏美不書東
岱之魂與名俱滅故史遷述許由云不遇青雲之士焉足
道哉惟君侯禮樂山高文華海闊古一千歲聞聖人之書
今五百年知作者之運山甫拾遺於中路時謂得賢蔡邕
揮翰於詞林誰其不許往送家狀蒙啓至公之恩希果實
言深蓄自私之感下官以辭榮擢夙慎禍胎內無負於明
祇外冀申於知己豈謂一人相毀衆口爭喧遂以虛聲乃
加真罪賴皇明昭宥腰領賜全空荷再生無階上答恃子

以松竹之操期子以金石之堅幸無雷同懸納謗議見危
不易是所望焉遠識古人之懷敢申窮鳥之請如季布之
諾乃重於黃金延陵之許竟懸於寶劍生負冷花之惠死
効結草之誠刺血爲書萬不杼一往年恩貸許惠爲看起
居注實錄江融別錄使不錯漏國史及高明所撰唐史春
秋等六處並乞逸遺事迹不翳聲塵代業有光實在吾子
遠佇來札以當招魂杪冬凝寒一作嚴惟動一作履休勝青簡
時至一作汗願想窮愁白雲遙一作爰來希訪生死玆重玆重

與韋五虛已書

陳子昂

命之不來也聖人猶無可奈何況於賢者哉僕常集作嘗竊
不自量謂以爲得失在人欲竭集作竭聞見抗衡當代之士
不知事有大謬異於此望者乃令人慙愧悔赦不自知大
笑顛蹶恠其所以者耳虛已足下何可言耶夫道之將行

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筆雄筆棄爾
歸吾東山無汨我思無亂我心從此遁矣屬病不得面談
書以述言子昂白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遷謫中

上襄陽樊大夫書一首 上李尚書書一首

上陳給事書一首 與師臯書一首

荅戶部崔侍郎書一首 投知己書一首

上鹽鐵崔尚書書一首 與崔況秀才書一首

上襄陽樊大夫書 符載

天下有特達之道可施於人者二焉大者以位舉德其有自泥塗布褐一奮而登於青真金紫者也次者以財拯困其有自糲食蓬戶一變而致於膏梁廣廈者也載羽毛頽弱未敢辱公扶搖九萬之勢家室空耗今則困矣敢欲以次者爲節下之累謂之何哉載聞至誠貴直至敬無飾故以懇質之詞爲述情之具伏惟少留意焉幸甚載頃年與

友生數人隱居廬山其所學者不獨文章名數而已意根於皇極大中之道用在於佐王治國之術常欲致君於堯舜驅俗於中古此乃小子夙夜孜孜不怠也攻錯未半歸寧蜀道蜀之連帥以載微有文彩遮使止住小子亦隳產不應扶持東下意者欲開故山草堂拂舊帙編簡晨昏之暇終竟前志一昨牽滯事故不覺淹久囊橐之資日竭高厲之氣日銷上無以供養尊長下無以撫字孤稚彷徨燥灼內熱如疾每延想舊居雲霞在天松桂遶屋肺腑疑作腸一夕而九迴矣夫欲構大廈者陵雲之基形弘敞之勢兆未備者榱桷朽壞而已得不謂班倕惜之乎鑄寶劍者負斷犀之姿照含斗之氣所關者淬拭發矓而已得不謂歐冶惜之乎載伏覩大夫起自堯山宰奮臂遊長安以宏偉之才進于明君不十數年佩虎符握龍節有盛德勳庸于

世真天下特達之士也載亦敢以肺腸之事干之誠能迴公方寸之地為小子生涯庶麻之所移公盈月之俸為小子度世衣食之業使隱不違親男道以靜片言之下大獲素尚即赫赫巍巍之稱當在寰宇之內不在主客也載聞蒲牢之鍾擊之以筵筓叩者之誤也餘臆之以秉庾載者之咎也今載欲發大名壯志敢以細言詭數上干高明乎且常見前賢房太尉書贈張燕公云欲起自燕國公門下矣載亦欲感君之恩望公之顧使異日之談亦起自大夫門下矣詞理如此不合經義退自思省終用慙媿伏惟溟渤之浪涵容尺波幸甚幸甚不宣載再拜

上李實尚書書

韓愈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再拜奉書尚書大尹公集無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

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姪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効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上陳給事書

白居易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童集作奉書獻於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

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爲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竊不自揆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集有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愚者自惑於取集作趣捨何哉夫蘊竒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邪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賤集作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噓集作煦之譽然則孰爲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竊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諸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如著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小道集作賤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跡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決集作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與師臯書 楊虞卿

前人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鄜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載集作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

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

走馬至漣水纜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爾來雖手

札一二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攀集作攀結之志

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

於通衢中迸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闔朝震慄不知所去

僕以為書籍已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

見雖畎畝阜隸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

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

知之其不與者或誣為集作偽言或構以非語且浩浩者

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

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

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

之忠謂之憤亦無愧也集作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且

以此獲辜顧何以集作如耳況又不以此為罪名乎此足下

與崔李元庾非早十餘人為我悒鬱集作悒長太息者也然

僕始得罪於人也竊知之集作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

陋非次寵擢夙夜報集作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不識

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

道集作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不我同者得以為計

媒蘖之詞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間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

兵於外者以僕紮慎不受集作受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僕

介獨不附已而忌其餘附離之者惡僕獨異又信狃狃吠

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

重交遊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

者多遠者少近者多遠者少近者多遠者少近者多遠者少

者多多者勝少者不勝又其宜矣師臯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師臯師臯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臯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

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如是故如是親

集作親如是故如是

集作親如是故如是

人之情又何加焉

集作大夫

然僕與足下相知即不止此

集作則何者夫士夫之

集作大夫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

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

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童僕又何如哉小者迎者尚不敢

不盡其心況大者遠者乎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略而言足下未應

舉時當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

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

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為迎致其母安慰其心自

損其

集無其字

衣食以致續

集作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

足下與崔行儉遊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

竄勅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

生顧其傍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

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為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

而吏聲聞於邑凡此數者皆可以激揚頹俗表正士林斯

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為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公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人之不逮

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臯人生未死間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為哉欲何為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資瑣劣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為能僕獨以為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以以集作實如此也又嘗照鏡復或集作觀寫真自相形骨非貴富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恠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日集作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必不能與培聲攫利者權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為別居易頓首

答戶部崔侍郎書

前人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并會并別觀手翰論譙作叙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况况一疊鄙况二字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為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亦集作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床接枕言不及他嘗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閑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乎斯不可也又

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閑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為榮悴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理集作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頽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一作兀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集作於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常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跡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於瀑水恠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遙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為念

投知己書

杜牧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英華作顧世之人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材集作才下同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

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
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
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材皆不出
衆人亦不求知於人一作於人知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
恐知之蓋深自度無可以爲報効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
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懟言怨色形於妻子之
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
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舉
之爭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
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知己者
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
益修中夜忖量自媿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爲進
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飢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
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爲世之
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況欲異日
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
出特達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爲何材可以塞閣下之求
宜爲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愈切
拊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
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材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
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筆
伸紙作詠詩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
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
特自發明道說其衷一開閣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懷愧
恩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再拜

伏承相公忽承明詔遠赴闕庭天子傾心廟堂虛席沙堤
尚在復瞻丞相之車蓮幕重開再理將軍之第伏想華軒
擁路賀客盈門喜集鎮原風隨鴈序昨者幸從祗拜獲貢
姓名言及曩時期於遠路鉛黃入鏡顧陋質而多宜金石
宣聲覺已歛之寡和因敢專馳狀啓遠謝恩知伏慮方倦
將迎未暇披覽實慮獎拔失在毫釐其啓狀本謹別錄上
伏望聯行之際一賜發揮俾風波之路不迷見常稱譽數
四心期旦夕必擬提携伏見吾兄當數集會時望深賜重
言也某頓首

與崔況秀才書

前人

自今日春榜到縣當日差人持狀到京方乘車騎尋已東
去恨結之至空積下情不審自歸淮南尊體何似伏計不
乖將息遠想淮山秀潤水木幽竒扇枕之餘謳吟自適甚
盛甚盛某龍鍾山縣忽忽過時素秋軫懷華髮棲鬢昔日
陵雲之志自覺泥蟠今茲失路之人誰爲鄉導但飲冰勵
節食蘖苦心用省刑名以安疲瘵除此之外非愚所知故
人恩憐曾不憫念秋風已戒關路須西雄文誰與儔比一
日千里今也其時居安敗名古人所慎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遷謫下

投知己書一首

獻南海崔尚書書一首

雜書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首

遺崔曠書一首

與博昌父老書一首

答楊賁處士書一首

與王式書一首

與李翱書一首

遷謫下

投知己書

或云與大理楊卿書

劉蛻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為導衛羽儀金革乎勇衆之器今為節奏和聲射宮蓬蒿幽燕少年耻蹈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閤下復何事哉漢既治詩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亡書者故冬官考工開千金之購議

帝制者進退贊拜定茅蕝之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備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蕃之儀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閤下復何事哉材力既以相舉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為之詆言東漢為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野死今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德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為疑扶之不以為黨無私之道莫過乎當時譽能之心集作人莫過乎閤下嗚呼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譽能之心集作人斯為閤下惜有其人有其時而悶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為來世乎蛻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過集作未遇當時之人書成而嘗樂乎其時出車滿於道路而才高於蛻忌蛻侵已才下於蛻畏蛻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國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已謂其書空集作終為來世乎已矣乎不意得與閤

下不為異世同乎文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閤下者乎則其人未死口能言手能盡畫集作閤下見之復用何畫以接之既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畫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德集作有知己居窮守道死且不朽復何事哉復何事哉

獻南海崔尚書書

前人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為諸侯師默成萬高一作世法而已為退默者為避人得時而退默者為自進為進顯者為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為失志是以雄才盛德不可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其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遁者又豈唯退默而已矣集作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

畝四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根筋一作穿皮蠹之患尋已仗誅一作

然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昔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文家一有

字二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胄也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莞擁之地有

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廣居

自隘力字一作其自隘以居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介則不忍為守媒待介或有所自弃故退默

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謂時乎未可乎嗚呼蛻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

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皲濕然而因時著書滿

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閣下則踰垣塞牖而已雖然當閣下進為天下利而又顯為諸侯師之時柰何得有踰垣塞牖之說乎故先自弃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投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二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僇笑

一作皆唐文粹

雜書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朱瑒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曆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北齊書南史有於字前書垂名二本有於字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惣藩

北齊書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

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尚思匡救二本作繼雖繼二本作徒包胥之

念終遘萘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

寄命河北雖經二本作輕旅臣之嘆猶懷客鄉之禮感茲知己

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北齊書里誠復馬革裹尸

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體二本作嚴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

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造末僚預參下席

荷公二字一作降薛君之吐握感君二字一作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二本作霑巾拭

袂痛可識之顏迴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

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蕘竊亦有心琳

往二本作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左二本作右非無舊北齊書

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元二本無元字彼境還

瑒二本作脩窀穸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

墮淚之民二本近故舊王維二本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
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瑩域孫叔南史作叔孫亡
仍芍陂而植楸擗由此言之抑有前仁本例不使壽春
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士二本本昧死
陳祈伏待刑憲

遺崔贖書

隋豫章王見隋書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国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
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恠之何乃脫略官
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
足下博聞強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
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
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
牢籠曲阜城兼七十苞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
奉飛蓋曳長裾藉璫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
檀藥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
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言寧俟
繁辭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某月日駱賓王謹致書於集作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甚
善其善集作甚幸甚雲雨俄別封集作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
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去別易會難不期集作然
也自解携襟袖將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陸處士集
張學溘先集作朝露辟問公倏掩夜臺故舊集作門人多
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丘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
隙不留藏舟難固追惟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淚因情

理二字一作

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況過

起

集作事 因情感

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佚三號遽

集作 詎

忘情於恒化啜其泣矣尚何言

集作 云

哉又聞移縣就樂安

故城解宇邑居咸從其地里開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

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歸來

遼東之城郭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

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

山河四望是稱無棣之墟松檟千秋有切維桑之里故每

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駕言徒極

集作 願 言徒擁

今西成有

望東戶無為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

可洽賞當年相驩卒歲寧復心

集作 惠

存舊好追思昔遊所

恨跂予望之徑

集作 經

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

因風月虚心形留神往山川在目地

集作 室

邇人遐以此懷

勞增其歎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答楊賈處士書

獨孤及

上德無為其次為而不擾及為邦歲暮

集作 暮

而人疲如初

集有 終字日以貢賦不入獲譴於上官遂以州比不調之琴思

解絃更張之義筭口徵輸

集作 賦

以代他征意欲因有為以

成無為為未著而人已告怨跡其所以然無德故也夫導

政齊刑民猶免而無耻况權道以反經為用去德逾遠使

無速謗末由也已所喜幸苟有過吾子知之貽書見讓以

直諒相益商也起予孟孫愛我吾子兼之矣愧辱嘉貺顧

無以當之三復白圭欲罷而不能然來書所陳富人出萬

今易以千貧人出百今亦數倍富倍優貧倍苦竊詳雅旨

事或未然昨者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戶共有三萬三千

比來應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

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

或盡瘁事國在於是矣每歲三十一集無萬貫之稅悉鍾

於三千五百人之家謂之高戶者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

百其次七百六百貫以是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

輸四五十貫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

尤不勝其任者焉得不襁負而逃若以已困之人已竭之

力杼軸不已恐州將不存苟以是為念安敢不夙興夕惕

思有以拯之方今為口賦誠非彛典意欲以五萬一千人

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愚謂之可集作復使多者用此以

為寡少者用此以為益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實存乎其中

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竊料動搖不安

以遁逃相扇者不過以規避之戶與寄客耳此輩浮食偷

安以久漏差科惡同均稅賦之名祇思苟免若編戶地著

者雖驅之使逃亦固不從今已擇吏分官以辨其差等集作

等量分入賦其數懸榜以示之信若信之不明分之或過

等差之不均官吏之不仁困而後去誰曰不可乃未及知

斂之薄厚辨之濟否望風聆聲遽告勞而逃斯豈為政者

之過乎顧禮義之不懋孰能恤叛者之言耶天下無不食

王土之臣寧有不輸王賦之民此輩飲國之澤食地之利

將薄斂以助逋賦則曰挈妻子而去之是知集作與鳥獸蠻

貊無以異矣其來既不可以奉征稅其去亦何足以病州

縣遠之一邦亦猶是也等不為用又焉能資鄰然計斯人

之徒亦未必悉然固或有不去者焉廢幾其所濟猶大但

不防之於微拙誠有之奉教省躬集作省敢不知罪子產鑄

刑書作兵左傳賦以救鄭國而獲譏於叔向及才不如子產口

筭不如兵賦而吾子之言過於叔向之直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簿領拘限莫由詣展未見君子馳誠無極不宣舒州

刺史獨孤及頓首

與王式書

歐陽詹

公範足下長史及大人以薄官其大門任温州長史予自

能記憶只見驅馳集作載長幼勤勤南北予雖童稚意甚不

居泊有安固丞潮陽掾其兄謩任安固縣丞予時已冠似

或議事以為地分遐陋進取無門必無遠大若肄業承家

則安固潮陽亦幾於不墜矣便懷耕食鑿飲之心焉事親

敬長之道睦友與人之義恂恂自勉不意竊鄉曲之譽所

疑不忘質所見不忘述時時有得多幸忝儕類之歸加以

薄窺墳典集作適有章句濮陽仲宣河東千齡滎陽從易

濟北有韜琅邪次臣吳播字仲宣薛壽字千齡鄭簡字從

鄉曲之人皆有識皆博雅明達君子公範亦其人焉每論

性行量識度評學業酌文詞不以虛薄徃徃掛於牙齒予

天祐

年二十有一公範與羣公則可予以進士之目而有令予

觀國之心予以羣公所賦之名繹先賢正名之旨進士者

豈不言其可以仕進而能裨助政化始自下而升上終自

上而利下者也近代亦曰舉人實古今舉賢進能之科也

則有若風后力牧膺黃帝之舉舜禹稷契膺唐堯之舉縉

雲高陽膺虞舜之舉伊尹姜牙膺湯武之舉管仲冀缺膺

相文之舉五殺三傑膺嬴劉之舉皆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立功立事出於人表之流也降自晉宋齊梁則有若陸機

鮑昭謝眺江淹亦以登庸雖道德器用不及曩臣而詞學

風集作流為一時之秀想當羣公之舉集作豈容易哉度

力不任又先與靈源道士虹巖逸人某鄉人也道士蔡明

居山名也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潘湖公範上下乞從宿

志勤勤懇懇獲與靈源虹巖同居者三十年公範與羣公

雖不苦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中初因當道廉察故

相國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南澗之談西湖之禮

常相公為福建觀察使薛舍人典泉州日子以薄劣見知

二公於南澗寺有所剪飾及子辭歸故林於西湖泛舟致

也錢丹青目下程準前期公範與羣公激勵轉加予亦稍信

去去之勸時兄弟親屬方以衆情聞於大人大人與羣公

遂有龍首之會龍首山名馳子特詢可否至于再三羣公

不悔前言以為可固可少人之於予皆欲其外高致遠至

其秋大人則有遣從計吏之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親

祭行於東郊公範與羣公亦共餽神餘於野席離觴既輟

大人誠勗數言言可切骨銘心征車云動慈親嗚咽數聲

聲堪斷腸褫魄公範與羣公備見備聞也慰上下之望在

乎早成名早歸寧余必不惜伎能而有所馳墜集作絕墜以深

上下之念汲汲摇摇如旌如翹受遣之明年達于長安賃

廡六秋禮闈四上頻激昂藏集作頻竭激昂之力累為簸揚之弃

反躬忖已徘徊又疑豈常薛公輕於布素而有佞歟為羣

公溫良友朋而不忠歟集作為羣公溫良歟揚朱對歧墨翟

觀素勁挺之志半作歸心況以近夢慈親以亂絲繞子之

身萬重又夢大人齧子臂見血蓋神祇以大人誠切遠警

於子焉絲繞者豈非思念纏綿之象也齧臂者豈非齧指

令歸之義也萬重見血者豈非示其甚也公範與子遊處

最深者且蕭陽讀書接席五年其於為人公範知之蕭陽

去家四百餘里晨昏之思忽至珍異之味忽得亦不以始

昨違離便奔馳而去性自天至實非勉為今一辭庭闈而

踰半紀以本心每每馳戀若此魂夢昭昭感發如彼日夜

之心公範可量竊欲審覈良駑擬分進退阻故人無新知

况不可問因考使迴更願有決斯科也先以才藝取次以

德行伸大之事君細之集作臨人如子所習可以當之於取乎如子事親可以移之於君乎如子理身可以施之於人乎其可也則待命待知庶榮親之道抑溫清之心如其不可則任材任器息干進集作之機謝風塵之苦書至與裁裁已遯復家在國在佇為去就子於為子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竭若於為臣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為人生於世區區者所務豈不立名乎有名於國亦名也子無此心亦公範知之東風扇和山青水綠野芳且榮林鳥時鳴罇有酒匣有琴公範休暢某再拜

與李翱書

韓愈

使來

集作

辱足下書歡媿交

集作

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

書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

天祐

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携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集作誠字謂我入京誠集作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集作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集作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集作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得集作豈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集作者又加少內無所

資外無所從

集作

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

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

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汙而處其所可樂哉

非不願為

集作

子之所去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

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

悲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

集作

其愛於我者尤少不知我者尤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

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

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

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昔者孔子稱

顏回一簞食一瓢飲

集有

在陋巷三字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彼人者有聖者集有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

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

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違離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歡喜故

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四

疏一

封建

請復子正位疏一首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一首

行幸

諫太宗畋獵疏一首

諫蕃官仗內射生疏一首

諫則天皇后幸三陽宮疏一首

邊防

諫太宗親征高麗疏一首

諫高宗將伐高麗疏一首

言踈勒等凋弊疏一首

言河朔人庶疏一首

諫不破突厥疏一首

言西蕃疏一首

書籍

請不賜吐蕃書籍疏一首

請置官買書疏一首

封建

合作復辟已注在前

請復子正位疏

一作請封建皇
家諸孫姪疏

蘇安恒 上合元年

臣聞曆數在躬握璿璣者哲后天命攸屬臨寶極者聖人
或揖讓而昇或干戈以定二途一也今古共之伏惟皇帝
陛下德合天地澤流河海廢物和平靈光充塞臣謂胥庭
之化無以過也陛下欽先聖一作聖皇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
豈不以極斯大節成此鴻勳應天順人于今二十餘年矣
臣馳情緬素竊見女媧之代風俗簡朴人淳易理垂衣拱
手不足可言洎漢朝以惠帝幼沖呂后監撫享國八歲日
不暇給雖傳簡策亦烏足道哉豈如陛下之在位五星同
色四海無波陛下造明堂即祖文宗武之業也封中岳則
萬代一時之事也受寶圖即河圖洛書之瑞也功既大矣
業復成矣即當捐其犬馬減其服御觀四大其如遺視萬

乘其若脫陛下豈不聞

一作思

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

禹至聖成王既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祇

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

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

或作宸

何異

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殷重浩蕩勞心

一作神

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陛下縱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其

若大寶何其若人事何陛下輟金輪聖神等號即是猷倦

萬機之象此謂天意也太子以姦臣枉構久已自新相王

推位青宮退居朱邸天下聞之莫不謳吟聖代此謂人事

也故知天意人事鍾我聖朝大臣重祿不言近臣畏罪不

諫使吾君有堯舜之位不行堯舜之道故書曰后德惟臣

此真謂也臣又聞自古

一作昔

明王之以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

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

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

以閑薄

一作簡

曹務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侯

此非長久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

縱今年尚幼小未聞

一作開

養人之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

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饗祀不輟斯

為美矣豈不大哉臣今又聞胡賊侵邊覘中國陛下居惣

章申廟筭赫然發怒分閫出師輓粟飛芻十室而九撓鋒

鑠刃以時繫年即士卒不遑府庫空竭此其謂也陛下若

能告倦萬機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夷聞

之繫頸面縛百姓聞之鼓腹擊壤史臣

一作曰

掩媯燧而邁

胥庭後代聞之曰四三皇而六五帝豈虛也哉豈虛也哉

臣山中一草萊耳無擊鍾鼎食之榮有碩學鴻儒之業臣

來日跪而辭父父謂臣曰丈夫處代君子生年必當獻一

謀畫一策厥塗不就草木何殊今上有堯舜之德下有稷
高之位古人有言欲安其家必先安國欲安其親必先安
其君當今天下雖安亦有未然之計故書曰若昔大猷制
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其謂也臣母又謂臣曰朝暮倚
閭而望汝若能上千人主進書獻說揚名後代以榮父母
是吾之子也臣感父母之言明發不寐今故杖策千里徒
步三川雖牽拙而無同敢獻芹而竊抃陛下若採微臣一
言之善成家國萬代之基臣之懇誠幸甚謹言

此篇六百卷勸進表門重出前已削去一作皆

舊唐書本傳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武后前人長安二年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
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

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今陛下兼知政舊唐書事錄

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唐書作在其朝間陛下骨

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唐書

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

在老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邪乘時文粹作姦

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唐書念亦何以唐書

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

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

削平寓縣龍飛踐唐書作極軟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

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資文粹故

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

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

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

太子追迴

唐書作迴留

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

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

文粹作所視

陛下蔽太子之元良

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以使天下移

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

命以謂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

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

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

不如高揖樞樞唐書作機務自怡唐書作恬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

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

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

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唐書作稍輟萬機

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

行幸

諫太宗畋獵疏

虞世南

臣聞秋獮冬狩蓋為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

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唐書作班碎唐書作碎掌

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

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貞觀政要作實旌旗較獵唐書作獵舉式

遵古典唐書前篇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

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楛斯蓋慎重唐書作防

微為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言唐書前篇於前張昭變色於

後臣誠賤微唐書作微未前篇作未察會要作敢忘斯義且夫弧矢畢

陳會要作且夫弧矢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

時前篇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消澮之流

袒褊徒溥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

此篇六百二十卷重出前已削去

諫蕃官仗內射生疏 高宗

薛元超 上年

臣元超臣聞春蒐夏苗前王之令典教兵訓卒有國之宏規伏惟天皇以欽明馭寓中外禔福暫因農隙駐蹕近郊一物一事並從減省在公在私莫不幸賴時惟今月景淑風和宸襟有豫百靈胥悅臣曲荷恩微重得奉陪鸞駕下情欣躍實倍恒品但以馳原赴草親行聖躬飛蒼走黃頗留神矚控權奇之馬逸影雲趨矯傍惶之箭雄飛星落上截飛鳥下斃狡兔唯恐朽株蟻垤不宜輕之千金之子猶有垂堂之誠萬乘之尊豈忘銜櫛之慮又諸蕃首領參預羽獵天皇以德綏懷遂亦操弓持矢既非族類深用為虞臣雖庸劣嘗聞前古今冒死以為言者非謂出之敢諫唯望經川谷不測之地入藜林可畏之途緣龍駟以揚鑣儼風輿而按節三韓雜種十角魁渠勿使咫尺天顏處於交戟之外虔思宗廟之重允副黎元之心凡在懷生幸甚幸甚臣之性命惟天皇宥之臣之冠冕惟天皇賜之謹冒死以聞輕觸龍鱗心靈交戰謹言

諫則天皇后幸三陽宮疏 已見六百卷 張說

邊防

諫太宗親征高麗疏

褚遂良

臣聞有國家者譬諸其身兩京等於腹心四境方乎手足他方新唐書作殊裔絕域若此一作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勅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為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承機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新唐書作發四五萬人一作發兵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大聖二字一作天聖人有

作必履恒規貴能克平兇亂駕御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爾此一無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詳訖一作乎近代為人

之主無自伐遼者人臣徃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世一作則毋丘儉王頌司馬懿猶為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間城平莽一作前陛

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苞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侑同於六子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匪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

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離一作輕而遠也且如一作長遼之左或遇霖瀝

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玄菟濱海途深難測一作帶方玄菟海途深册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撫可以為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陲其於西京逕路非遠為其節度以設軍

謨一作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納一作察 **一作舊唐書本傳**

諫高宗將伐高麗疏

李君球

臣聞心之痛病一作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

忠一作慈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一作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

王重行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去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乎一作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

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為八郡終於戶口減半
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
遐荒僻一作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
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
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為人父母不垂惻隱
之心傾府庫二字一作其有限之貲貪其一作於無用之地設令
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
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怨怨一作無聊
則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為征之不
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言踈勒等凋弊疏文粹作請罷百姓西狄仁傑武在神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舊唐書之外故東距滄海

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

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

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

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舊唐書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

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唐書邊殺略舊唐書吏人後漢

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

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

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

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

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

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

以失天下舊唐書文粹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

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

於是天下瀆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

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
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
相為富人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
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
滋廣西新唐書戍四鎮東新唐書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
虛弊開乎西戎舊唐書文作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
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
曠亦多昔詩人去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彼
舊唐書罪罟念彼蒸舊唐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詞
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而字新唐書邪新唐書氣作
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
陽矣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
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

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舊唐書蒼生
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
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並舊唐書憚勞人
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
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
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實文粹無綏邊之故事竊見
阿史那斛瑟羅新唐書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付舊唐書文
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
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
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新唐書則恒
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遠苟
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
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脩政故也伏惟陛下棄

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常舊唐書勅邊兵謹守備蓄
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
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
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
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舊唐書
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言河朔人庶疏 武后

前人 聖曆初

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
或有願從或為一作受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
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
至死不迴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一作折剔
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渙因事
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媿心修築城池繕造兵甲州縣役使

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

情危不修一作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

賒死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

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

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

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掩一作廢

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人伍一作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

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

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

小理英華作道事廣澤澤字無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

法罪之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

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道一作暢率土歡心諸道軍一作

凱旋得無侵擾

唐書本傳

諫不破突厥疏中宗

盧備

臣聞有虞和平一作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

狄侵軼一作交侵其來遠矣漢高帝納婁敬之議與匈奴和親

妻其宗女賂以鉅萬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

獷一作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

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

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勳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

春秋謀元帥取其閱一作說禮樂敦詩書晉臣杜元凱二字一作預

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

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

本不可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剋長平趙子

括一作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

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

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

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

國之長筭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挫一作烏孫而

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傳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

又掎角之勢也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

從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攻一作習戎

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

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十年之後可

以夕安臣聞漢拜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

朔方之安危邊城一作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

州刺史不可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粟

謹候一作設烽燧飾練一作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

守之此又古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

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徭賦事無過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侈一作役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獲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蹕林之首一作首懸藁街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竒正之術多媿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

一作皆舊唐書突厥傳

言西蕃疏

韋湊

臣聞兵者凶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無赫斯之怒此師之出未見其名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枝是以漢實關中徙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擇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以北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其損請令計議所得校其多少即知利害況用者必費獲者未量何要此即行頓空畿甸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夷務均安靜洎王道謝古帝德漸淳猶尚綏懷不崇征伐有占風覘雨之客無越海逾山之師其後漢武膺圖志恢土宇西通絕域北擊匈奴雖獲竒珍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君稱明盛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

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之

書籍

請不賜吐蕃書籍疏 玄宗

于休烈 開元

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傳曰裔戎或作戎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革其非心在于有備無患昔者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漢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豈可貽經典之事且臣聞吐蕃之性慄悍果決敏情恃一作銳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必能知戰深於詩則能一無能字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唐策有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制何異借寇兵而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

乘車焚屢奔命一以守典存國一以喪車一作法危邦可取

鑒也且公主下嫁從人遠適異國合務一作合慕新夷禮

返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慮有奔北之類勸

教於中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

新唐書有夫春秋三字當周道德一作既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戰伐

交輿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召君之事

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傳曰于奚請曲縣繁

纓仲尼去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狄固

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玉帛何必率從其求

新唐書作無足所求以資其智臣忝列位職刊校祕籍一作忝叨列實痛經典棄在夷狄一作夷昧死上聞伏一無伏字惟陛下深察

一作唐書吐蕃傳

請置官買書疏

羅衮

臣竊謂堯舜所以成其聖者稽古之力也故書曰若稽古帝堯又曰若稽古帝舜是則為國之要在乎順考古道而已古事之効布在羣籍茲歷代所以盛藏書之府不可一日而闕也臣伏念祕閣四部二館圖書亂離已來散失都盡一為墜闕二十餘年陛下追蹤往聖勞神故實歲下明詔旁求四海或遣使搜訪或購以官爵亦已久矣然而一編一簡未聞奏御加以時玩武事不急文化若非別降聖募曷因可致臣今伏請陛下出內庫財於都下置官買書不限經史子集列聖實錄古今傳記公私著述凡可取者一皆市之部帙具全則價有差等至於零落雜小每卷不過百錢率不費千緡可獲萬卷儻或稍優其直則遠近趨利之人必當捨難得之貨載天下之書聚于京師矣不唯充足書林以備宣索今三朝實錄未修無所依約便期因此遂有所得斯又朝廷至切之務也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直諫

諫唐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疏一首

論時政疏四首

論治道疏一首

唐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院諫疏一首

初除監察御史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一首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一首

諫唐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疏 李綱

臣舊唐書有謹字按周禮均工樂胥文粹作官不預作劇於仕伍雖復才如

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

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

之衣唯唐書作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

既招物議大戮彞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天

下開太平之基文粹作業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

草萊而先令舞人文粹作胡授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

唐書作廟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唐書作既子孫之道也伏惟陛下聽

察之前篇作臣忝周行不敢不奏文粹無此八字此篇六百二十卷重出前已削去

論時政疏四首

魏徵

其一曰貞觀十一年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諫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

配厚英華作厚仁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

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

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盛三十

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新唐書作儻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

所舊唐書政要作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

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

從政要欲罄新唐書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

竒異宮宇政要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

重內多新唐書隘舊唐書已讒邪者必遂舊唐書其福忠

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

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天下笑深可

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暮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

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竒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

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

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

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

為而理政要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

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政要土階悅以使人不

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

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

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政要因其

基以崇舊唐書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

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言如舊唐書負薪救火揚

湯止沸以暴舊唐書易亂新唐書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

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怒神怨舊唐書怨神怒人怨神怒

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

名令終二字政要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政要七百之祚

貽厥孫謀舊唐書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其二曰政要是日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新唐書望流之遠根不固

而新唐書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新唐書國之治雖在下愚知

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

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舊唐書居安思危戒奢舊唐書

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俱承舊唐書景命莫不殷憂

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

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

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其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

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實舊唐書之以嚴刑振之

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

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

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

三驅以為度憂舊唐書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擁舊唐書

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誅舊唐書惡恩

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物

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

無為之大道哉

其三曰貞觀十一年五月壬申帝幸洛陽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
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
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
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

哉之詠斯隆舊唐書政要作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

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父舊唐書政要作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

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舊唐書政要作勸善而懲惡帝

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

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

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新唐書外所好則鑽

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癥痕可求則刑斯濫

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舊唐書政要作謬

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

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躬尚於孔老威怒所至

則政要取新唐書作專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絀舊唐書政要作黜危

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新唐書作鑿薄之風尚

扇舊唐書政要作已夫上風政要作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

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

法遂差新唐書作以散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新唐書作謬以人

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政要作枉屈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

措其手足乎以觀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

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

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

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舊唐書作給不贍或以營作差遣或以物

不稱心舊唐書言英華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舊唐書政要作治之所急實

乃政要作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

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基舊唐書政要作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

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言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

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

比舊唐書政要作計大新唐書作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

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新唐書動徭役不息至于將加舊唐書政要作將憂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鑿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鑿國新唐書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費用二字諸本作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舊唐書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

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

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

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

夫守之則易取新唐書之實難既能得其所所以難豈不能保

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

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

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

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

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其四曰通鑑在貞觀十一年秋七月是歲大兩穀洛溢毀

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舊唐書所保唯在於誠信

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舊唐書則遠人斯格然則德

要作形

禮誠信國之大政要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

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

無新唐書誠之令為上則敗德舊唐書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

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新唐書餘載威加海

外萬國來庭倉廩日新唐書積土地日新唐書廣然而道德未

益厚新唐書仁義未益博新唐書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

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

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既舊

書作唐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

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塞諤之士稍避龍鱗便

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

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謹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

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可恠舊唐書強直者畏擅權

之議忠謹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金舊唐書主疑投杼致

惑眾舊唐書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舊唐書災

惑視聽鬱鬱於大猷舊唐書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新唐書故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

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舊唐書苟免殺身以成

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

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

得失或議舊唐書之於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

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舊唐書通是

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新唐書加於君子寔興喪所在亦安

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

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姦利承
顏順旨其為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不仁者
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
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
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
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
能舊唐書政要作得竭忠必有在乎舊唐書作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
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舊唐書政要作義大
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
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
者然亦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舊唐書政要作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
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
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叅之害霸也晉中行
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
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
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
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
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
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
佞人也如此况乎為四海之大君應政要作膺千齡之上聖而
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
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
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僂邪君子自強不
息無為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
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
祚胤將何望哉

論治道疏

前人 貞觀十四年

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已成不備

為未成人一作體或未備不成為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

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一有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

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萬

事康哉元首蔽朕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然則委弃股肱

獨任曾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以

石投水千載一合以卵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

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

非唯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遊於鳳皇之墟鞅

系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周文王之朝盡為

俊人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耳一作但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

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

祖登壇成帝統一作功於垓下若夏桀不弃於伊尹項王垂

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

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

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一自禮字

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

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一作於泉

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一無此二字之有齊景公問

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三字一晏子曰有難不死出

亡不送公曰列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有亡不

送何也英華無此二十字止作何謂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

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而不見用有難而死

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

曰崔杼殺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

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

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

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

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

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尚緣恩於一作薄厚然則為

人上一作君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樞機之

寄者或地隣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

處之衡軸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不篤則人

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

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二字一作致太平之基

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

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

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

下必有其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

手足此所謂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

一作无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

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此字無之震怒將以懲惡當此字無今之威

罰所以一作謂長奸此非堯舜之心非禹湯之事書云撫我則

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一作可以載舟亦

所一作可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則猶為水也故

堯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

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治之

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

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一作將其可得

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
以小事小臣乘非其一作據大臣孰得其所一作失其所守大臣或以
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罪欲其
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
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
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
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免其一作求免禍大臣苟
免通鑑作苟則諂一作諂詐一作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
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
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
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理矣夫以
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踰一作況君臣契
合寄一作實同魚水若君為堯舜則已二字一作臣為稷契豈有遇一
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
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
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
何足數焉

一作皆貞觀政要

唐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院諫疏貞觀二年褚遂良

臣聞周兩一作世問安三至必退漢諸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
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
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會要使成立凡
人尚猶如此況君之太一作世子乎自當春誦夏弦親近師傅
知一作體人間之庶事識一作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
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
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叙一作新樹太子莫不欣

躍一作依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

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傳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

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

生憊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恒計

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

死猶曰生年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初除監察御史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馬周

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一作賢者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

道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跡臣以不天一作幸早失父母犬

馬之養已無所施一有顛字來事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

步二千里而一有自字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

錄竊自顧瞻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

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牆宇門一作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

一無尚字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

尊所居反一作更在城外雖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在一作存清

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一作者

有不足者一作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觀一作樓務從高顯以

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一作觀明勅一作詔

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

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鑿輿動

輒嚴蹕俄經旬日非可以日暮至也儻太上皇情或思感

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逮一作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

或作且車駕今茲本為避暑行也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

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

期以開眾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功臣悉就藩國一作勳賢

一作鎮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一作黜免臣竊

藩部

免臣竊

惟陛下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嗣一作胤裔承守而與

國無疆也臣以為必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

貴之何必使三字一作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

之子儻在一作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北度被其殃而國

家蒙其患一作受其敗正欲絕之也一無也字則子文之治猶在也一無也字

正欲存一作留之也一無也字則藥厲之惡已彰也一無也字與其毒

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

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

戶邑必有才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

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

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一作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

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一作基故曰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

戒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

伏惟陛下踐祚已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

鑿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

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一作垂則來

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已

以從物一作時特願聖恩一作慈顧省愚款十五字或作必以已臣又

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為政之基唐策作立必自一作揚

清激濁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

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二輿阜雜類章繁提

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一作等夷能有

可取一作伎止賜金帛四字一作帛以富其家豈列預士流超受

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組一作履

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成朝一作朝

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可無使在朝班預於士位也一作

此篇英華誤作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今以新舊

唐書及文粹增入于後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前人貞觀十一年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一作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崇一作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階一作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

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為一作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下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湏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綉纂組妨害女工功一作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一作後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新唐書向

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

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公

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

於理治一作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

敗目所親見尚猶如若一作此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

歷一作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

已一作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

滅滅一作人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

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

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

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

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

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

此言不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

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

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

百姓皆以為陛下不憂憐之感有怨言又新唐書今所營

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一作來國之興亡不由積

畜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

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一作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

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

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

力而後收之豈若一作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

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躬一作為之故今行之

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

而用之不息儻儻新唐書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

之患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肝食
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
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采一作求上古之術但及

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為一作謂漢文帝云可慟新唐書

書作痛哭及長太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

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

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

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

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徒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

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

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新唐書諸王皆為

新唐書樹置失宜不預一作先為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熟唐書

作豈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

今天下百姓極新唐書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

臣之愚慮一作見不唯慮三字一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

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

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有

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新唐書極理

一作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

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一作立長久之法使萬代

遵新唐書行之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選舉

請勳戚不拜南省官疏一首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一首

論選舉疏一首

諫濫官疏一首

諫賣官鬻爵宰相子弟居要職疏一首

請勳戚不拜南省官疏

已見六百二十三卷作論左右丞須得其人表

劉洎

頗以燭下

唐書前篇並作頗亦厲下

矯正浮競

前篇作趨競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

高宗

魏玄同

上元初

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為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其於一作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都一作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于一作於王朝自一作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一作于今用刀筆以量才一作案或作簿書而察行命官一作法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其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豆區一無此鐘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

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

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

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昧於甄

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禁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賊私一

啓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疎而下筆看

勢要以而一作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

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

行九能折之於一而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

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

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

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既德業之

不逮或時事以一作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

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惟日不暇給亦乃人物

尚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

道耻賤得時無怠諸色流輩一作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

復新官加一作有常負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

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

半撫即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甚一作夫夏殷以前制度

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一作蓋一作諸侯之臣不皆命

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大

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唯吉

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大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

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大宰內史並掌爵祿

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

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

之體也所委者衆一作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

芄芄之棧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

家觀

一作視

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

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

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

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

而昇於

一作于

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

試

一作關

者衆一士之進所課其謀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

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

謂不勝其弊而況於

一作于

當今乎又夫從政莅官不可以

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

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齧一作齧之年已

膏銀艾或童壯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流一作羽林

期門

一作牛

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

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

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

崇其德簡不肖以黜其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

必以才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

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不

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

臣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馱糟糠思短褐

富者餘梁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之賢之時則可磨策朽

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

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

用才理亦當爾選人甚多尤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

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

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

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咎
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
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
表正不詳舉主行能而責貢舉一作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
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尔猶能
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為
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
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特一作迴聖慮時採芻言略依周漢
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有一作差失唐書本傳

論選舉疏 武后

薛登 天授中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賢舊唐書文粹為忠是以子皮
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
王猛及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賜唐書

並作輅馬以止讒永固樊世唐諱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

毀謗唐書文粹而無疑此由識之至而察之深也唐書文粹

之委而察之深也文粹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遇文粹於宣

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

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

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則唐書文粹

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

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

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

者也臣竊窺自唐書文粹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

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躬

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

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以

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一作較計貢之賢愚即州將

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

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唐書文粹名勝於利故唐書文粹小

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唐書文粹以化俗之本

須填輕誣唐書文粹昔冀缺以蹈禮唐書文粹昇朝則晉

人知禮文翁以儒術化唐書文粹俗則蜀土宗唐書文粹

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

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

縱橫而漢代求材唐書文粹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毓

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為文粹人求官之風

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好唐書文粹屬詞陳氏簡

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逮至隋

室餘風尚存唐書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

更好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

月露之形積按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

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

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

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

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

綴小文名之秀孝唐書文粹不以拍實為本而以浮虛為

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唐書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

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茂唐書文粹實鄉

議決小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

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敷驅馳府寺之門出入

王公之第上啓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

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乃唐書文粹為自求之意唐書

文粹並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

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

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

耿之辭縱不能挹以唐書作抑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

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

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

疏而取其附故選司補授唐書文粹喧然於禮闈州貢賓

王諍訟文粹作紛爭於階闈謗議紛文粹合浸以成風夫競榮

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

不移既在唐書文粹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

祿者必崇德以脩名文粹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

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名唐書文粹則北庶

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惟祇歸於

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則唐書文粹冒籍以偷資

或邀勲與唐書文粹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即唐書文粹是

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詮唐書文粹量茅容望重裴

逸人之獎唐書文粹拔夏統唐書文粹名高語其優劣也

祇如才應經邦之流惟能文粹試策武能制敵之例只驗

彎弧若其文擅清竒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唐書即告歸

以此取唐書文粹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

運授詞唐書文粹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

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

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

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馮周勃雖雄

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文粹指蹤之

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鬪將長於摧唐書

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唐書

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退唐書慙於鄠唐書

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矢文粹

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詞鋒曹植題章文粹

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文粹

一賢尚不為少僥冒進取唐書須立隄防斷浮虛文粹

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告文粹

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文粹

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

去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

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効伎

之偏文粹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

準自可試陵雲之策練穿札之功唐書承上命而賦

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材唐書之任必無負

乘之憂臣謹案吳起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桴

臨難決疑此將軍唐書也一劔之任非將軍唐書

也謹案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領文粹蜀兵於渭南宣王

持勁唐書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案楊得意誦長

卿之文武帝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

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

士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文粹責其冒薦事見方成子

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文粹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

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搗

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其文粹用者令其

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

人加程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荀或進鍾繇
郭嘉劉陶唐書文粹並作隱唐書文粹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
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唐書文粹並作賢行
則君子之道長矣

諫濫官疏 中宗

韋嗣立 景龍三年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擇吏

舊唐書作量事置吏文粹作量才置吏

此本於理人而

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

唐書作

人在安人知人則哲能官

人

唐書無

安人則惠黎氓懷之

唐書無

此一句能哲而惠何憂乎

驩堯何畏乎有苗者是

唐書無

也則唐書明官得其人而

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

州郡有聲然後辟之

唐書文粹

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昇

之於

唐書文粹

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

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

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則亂理亂所繫焉可

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効即頓至遷

擢夫趨競

文粹

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唐書文粹

今之

唐書文粹

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

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汙上下敗亂之憂有武

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負

闕不供遂至負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

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

有才者得之若任以唐書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

所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

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

若欲求人安俗化

唐書文粹

復不可得也若乃

唐書文粹

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脩非其才則厥官加如一作曠曠官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為粉飾苟得即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儉人遞進君子道消日削日廢卒見凋弊者為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為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

倍之一作多 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訾一作賞之澤近

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

官秩益輕恩賞咸貴彌一作貪利之輩冒進而不一作莫

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壠則才者莫用用者不

才二事相刑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匪為人欲求其

理實亦難遂一作成 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

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

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

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

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苟非其人一作非徒

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政絃易張

之道重一作愛惜爵賞審量材職一作識官無虛授人必為官

進大雅於樞近退小人一作子於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

私不害公情無一作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一作永徽
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
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勅令
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
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乂安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刑法

為侯君集疏一首

論李弘泰疏一首

為魏元忠疏一首

論刑法多濫疏一首

為索元禮首按制獄疏一首

論巡察風俗疏一首

為楊藩疏一首

請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一首

貨殖上

諫迴易納利充官人俸疏一首

請不稅關市疏一首

諫不置勸農判官疏一首

刑法

為侯君集疏

前篇作諫侯君集等下獄表

岑文本貞觀十年

臣伏以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惟爪牙並蒙拔擢授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措肆情罪負盈

積實宜繩之典刑

舊唐書作刑典

以肅朝倫

前篇作綱

但高昌昏迷人

神共棄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或欲置之度外惟陛下

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等奉行聖筭遂得指期平

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止有道路之勞未足

以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

前篇作為而

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

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

又封屬

前篇作方

國加之重賞内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

而未經旬日

前篇作不盈數日

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掛網羅而

在朝之人未不知所犯恐海內又疑陛下惟錄其過似遺其

功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人

君出師命將克敵則受

唐書前篇作獲

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當

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無功

一作有罪也

雖勤躬潔已不免斧鉞之誅故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宜為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為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吳實前篇作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帛唐書前篇作綰萬疋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唐諱下同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雖不加前篇唐書作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

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少貪求者眾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避唐書前篇作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為此也臣又聞之唐書有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為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況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刑網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燭末光增輝日月陛下若唐書作儻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等重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慙過前篇作愚愆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

論李弘泰疏 高宗

于志寧

時弘泰坐誣太尉長孫无忌詔
令不待時而斬決乃上此疏

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或作戚以无忌橫遭誣告事

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謗一作之路二以

慰勲戚之心又以所犯若一無是真无忌便有破家之罪今

告為妄弘泰即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謗

謀一作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自一無

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罪一作此謂

有傷春氣四字一作傷春竊謂未安四字一作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昆一作

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

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一有天之道一作道之一作大者在陰陽陽

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

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

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英華作

胥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

律令陰陽為之式序景宿於是無一作差風雨不愆雩祭輟

祀方今太族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振一作肅殺之

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之一作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為魏元忠疏 武后

蘇安恒

臣伏聞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必能進天下

之善除天下之惡若為君主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怨一作

鬼怒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

勤於庶政親惣萬機博採謀猷旁求俊彥一作故四海之

內以陛下為納諫之主陛下暮年已來怠於政教讒邪結

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為

受佞之主今一作矣邪正莫辨獄訟含冤豈陛下昔是而今

非蓋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左庶

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聞位居宰輔履忠

正之基者用元忠為龜鏡踐邪佞之路者嫉元忠若仇讎

麟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

隆貴自當飲冰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答恩造不謂

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為馬一作獻蒲先害忠而損善

將斯亂代之法乃汚一作污我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臣見長

安城內街談巷議皆以陛下委任姦佞一作先斥逐賢良以

元忠必無不順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

心不安雖有忠臣烈士空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

皆懼易之等威權恐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耳今賊虜強

盛賦一作徵斂煩重以臣觀一作言之萬姓不勝其弊況又聞陛下

縱逸姦一作讒隱禁錮良善儻刑罰一作賞刑失中則遐邇生變

臣恐四夷因之一作則窺覘得失以為邊郡之患百姓怨

憤一作因即結聚義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逐鹿之黨叩關

而至亂階之徒從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

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禦之臣今為陛下計

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電之威靜一作解元忠之網復其

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

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寵榮剪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

驕橫日滋專國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官則社稷危矣惟

陛下圖之臣本微賤不識元忠易之豈此可親而彼可踈

耶但恐讒邪長而忠臣絕伏願陛下特一作釐垂天鑒察臣

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盡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一作已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凶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一作顯其本源察一作明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一作預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任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苞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詆文粹作誣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為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宮英華作棺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一本作劾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之一作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一作材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一作徒文傷人實甚賴陛下行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心一作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

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冤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冤文粹作怨下同

氣冤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儻下作

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儻下刻之

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

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非陛下

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忻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

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國豐歲稔一作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

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為索元禮首按制獄疏武后周矩載初元年

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為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隸

承接強梁非故欲其然規避誣構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

文一作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惣摺脅

籤爪懸髮薰鼻一作耳卧隣矢一作穢溺曾不聊生號為制獄

獄一作持將此字無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鐐一作撼使不

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

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要一作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

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堪一作勝楚毒自誣耳何以覈之陛下

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者付令推之微諷一作訊動以探其情

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察之今朝士一作滿朝

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聞

有追攝與妻子即為死訣故為國者以仁為宗以刑為助

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天

下幸甚

一作皆舊唐書索元禮傳

論巡察風俗疏

一作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察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踈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踈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文粹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務唐書文粹非無事也機一作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則唐書文粹冠蓋相望郵駟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發唐書文粹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唐書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為揚濬疏

已見六百十九卷題作論

裴耀卿

開元二十四年

凡死罪之人

舊唐書作色

長帥

前篇作

乃五刑

乃前篇

只施

前篇作責

長官

者

於只前篇誠則以前篇恐乖前篇不行刑前篇却天前篇

一本於刑者於死者

請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

羅衮

臣伏以罪在亂逆慈后罔赦事關懲勸聖人恒執其或生漏刑辟沒有追貶萬代可知百王不易之道也竊見故保義軍節度使贈太師王珙於國不忠於家不孝身為首帥行桀紂之虐名掛人倫縱豺狼之性頃乘京國患難藉父叔勲勞寵極將相兇踰寇賊坐召伯甘棠之樹殘毒郡人對傳說版築之巖侵侮王室朝臣幕客受戮辱者非少軍吏百姓遭殺害者甚衆朝廷比屬多事每須含垢而上天不容遂振疎網雖假手麾下卒就屠滅然靡伏就法終為僥倖向使珙能於晚節粗立一善以功補過誰曰不然考其始終無改暴橫以珙之骨千鞭不足快憤嫉之人陛下以在宥垂風崇恕御物存其棺冢為恩已厚尚汙典冊於理實難今伏請追珙所授贈官爵悉皆削奪以正憲律令天下忠臣孝子知陛下昭彰淑慝轉相慕效將來儻復有如珙類者亦冀覩沒後之誅而革其生前之慮明時裁化莫尚於斯先為珙所害故給事中王祝已下一十人尋蒙聖造已各贈官其官府冤死士庶伏乞下陝州以勅弔祭存問其家使並日之明無所不燭如春之澤深漸泉壤甫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弗辜言唐堯之德也伏惟陛下與堯同心干黷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貨殖上

諫迴易納利充官人俸疏已見六百七卷仍題作請廢在官諸司提錢令史表褚遂良

臣壁言前篇作接椽前篇作漲海前篇作取其納流前篇作

乎細為理前篇作在乎前篇作其元前篇作即依補擬前篇作

流為治前篇作在乎前篇作其元前篇作即依補擬前篇作

前篇無三十貫前篇作有國有家前篇作有常笑漢代

賣官代前篇頗類於彼彼前篇輸利前篇作理致前篇作

采意前篇作其居前篇作而可為將來前篇無人間前篇

作民輒敢前篇作詳議前篇作

請不稅關市疏武后

崔融長安三年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

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

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

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

時素舊唐書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

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

求徑捷之唐書有速忘歲計之唐書有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

積蠶織休廢弊溫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瘼唐書先王懲

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

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

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

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前古

二本作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

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

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士唐書農工商四人

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

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

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有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

班固又云曹叅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叅去屬其後相

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叅

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
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唐書

疊姦人無所容竄六字父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

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

自正叅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
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

大賈豪宗亞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鳴則鸞弓睚眦則
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

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攬亂
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隣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

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
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府二本作帑下同藏助軍國殊不知

軍國益擾府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
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

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
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

交貿往還唐書作憧憧唐書作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
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一本作止非唯國家

稅錢更遭主司徇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
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

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
薄二本作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唐書鄱陽暴虐唐書之客富平唐書悍

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
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

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
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

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
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
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
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必唐書搖矣一關不
安則天下之關必唐書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
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立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
亦所謂唐書無不行斯道者也臣知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
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
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
立錄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九唐書鼎以窮姦坐明堂而
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暫驚應時平殄南蠻纒動
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
靜謐比為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目雖

尚屯兵以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假息孤唐書恩惡貫禍

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

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文

斷作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

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

承平歲積薄賦日夕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

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

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

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

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筭

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

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

朝晏坐一日二日萬二本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唐書心密

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以警辭伏紙惇怖

唐書作懼一作懼

諫不置勸農判官疏

皇甫憬開元

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也而一無此二字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也無一

也且夫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眾務眾則役數一作數役數一作數

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為本其次

化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

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檢一作括量故奪農時遂唐書致令受弊

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之一作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之

一無此字至深務以勾剝為計州縣懼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

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便更逃輸一作急之則都不謀生緩

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

在由一作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察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

黎人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其厚稅亦不可供

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

若以此為一無此字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唐策有納為南山盡

為粟帛亦恐不足豈量一作括田稅客能周給也

一作皆舊唐書宇文融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貨殖下

論度支疏一首

水旱

諫捕蝗疏一首

論關中饑疏一首

雜疏

奏楊素疏一首

上東宮請減膳疏一首

上百里昌言疏一首

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一首

請勿令胡僧婆陁燃燈疏一首

請褒贈劉蕡疏一首

貨殖下

論度支疏 德宗

權德輿

十一月十二日將仕郎守右補闕臣權德輿謹昧死頓首

上疏皇帝陛下臣聞建官惟賢任人以器細大畢効輳輻
 無遺蓋就其所長以求至當古人所以有優於趙魏而劣
 於滕薛敗於粟邑而理於頻陽誠才各有所極也伏見
 司農少卿權判度支裴延齡早以文學累居官次固而似
 守刻而少通徒有專勤之心且非適時之器往者貳大農
 之卿長司太倉之出納號為稱職蓋有恒規陛下急於獎
 能切於賞善權委邦賦冀有成績集作冀其有成且度支所務天
 下至重量入為出從古所難使物無遺利而不可竭竭則
 害生類使奸無隱情而不可刻刻則傷人和調其盈虛制
 其損益上繫邦本下繫元元苟非全才通識則有所壅自
 延齡受任已近半載集作歲羣議紛然皆曰非宜且權其輕
 重固與守之之才不同邊儲經費之功懋遷移用之法貴
 無留事以酌乎中簿領簡書周行郡國失於毫釐利病相

萬一物未理所軫皇情而延齡切於感恩昧於量力思有以効強所不通則有枉尺直尋之心多方自固之計吏伺其隙人售其奸因緣蒙蔽觸類滋長致遠恐泥學製實傷異時甚敗罪之何補伏料聖意久未正授延齡職名似觀其能否以為進退官司間里眾口一心評議誼譁所不可遏伏望與一二宰臣時有裁議或詔問度支郎官使得以事實條對苟言者謬妄蓋有以辨之或才實未稱恐難久處儻擇能代命以他官以全延齡以便天下上副求理之意下遂陳力之宜則事任交修職業不廢臣忝備陛下諫諍之官嘗服師訓緘默自負無以為容阮嗣宗口不言人之短臣心嘗師之但以束帶立朝則異於是職當獻納豈敢顧身耳有所聞心有所見義在無隱以奉聖明言而獲戾臣之死所不勝愚瞽悃款之至伏惟陛下裁擇謹奏

水旱

諫捕蝗疏 玄宗

韓思復 開元初

臣伏聞近日河南河北蝗蟲為害舊唐書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翾飛向西荐舊唐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惣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

論關中饑疏 文粹作請勤 政崇檢疏

張廷珪 開元初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舊唐書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為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倒懸舊唐書

縹旒文粹
作懸旒

國朝殆唐書均於絕紐作二本陛下神武超代精誠

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

璿衡光膺寶錄以文粹有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

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唐書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

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休然屬頃歲以唐書來陰

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間更為尤劇至有樵

蘇莫爨糠麩唐書作靡資不暇唐書聊生方憂轉死偶會

昌運遘茲艱否文粹者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

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

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

是故昭見咎徵載加善誘將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

休永保大文粹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睠顧

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

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義農之書躬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

黜佞人屏退後宮減徹外廐場無蹴鞠之翫野絕從禽之

賞文粹促文粹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軍文粹惠唐書恤惻

嫠蠲薄徭賦去竒伎淫巧損和璧隨珠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自然波清四海塵銷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栖於畝則

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玠祥下

降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足竒也或謂天之鑒二

作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無以

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眚沮志億兆携

離愁苦怨二本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

奈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

百僚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而視延頸企踵冀有

所聞顒顒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雜疏

奏楊素疏

梁毗

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遇俞董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
信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自可息圖四
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
年桓玄篡之於易世卒歿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
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也謹疏

上東宮請減膳疏 高宗時

邢文偉 咸亨中為太子典膳丞

臣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
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
徹膳不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
下至諮議 英華作司義 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佑 一作佐 殿下
式 一作以 成聖德近者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

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
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 一作未 敢逃死謹守
禮經微 一作輒 申減膳謹言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上百里昌言疏

王勃

勃言鄉人奉五月一日誨子弟各陳百里之術宣於政者
承命惶灼伏增悲悚勃聞古人有言明君不能畜無用之
臣慈父不能愛無用之子何則以其無益於國而累於家
者也嗚呼如勃尚何言哉辱親可謂深矣誠宜灰身粉骨
以謝君父復何面目以談天下之事哉所以遲迴忍耻而
已者徒以虛死不如立節苟殞不如成名悔過儻存於已
為仁不假於物是以孟明不屑三奔之誚而罷匡秦之心
馮異不羞一敗之失而摧輔漢之氣故其志卒行也其功
卒就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勃所以懷既往而不咎指

將來而駿奔割萬恨於生涯進一筭於平地者今大人上
延國譴遠宰邊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東甌而度南海嗟
乎此皆勃之罪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然勃嘗聞之大
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天之所助者順也是以君子不以
否屈而易方故屈而終泰忠臣不以固窮而喪志故窮而
必亨今交趾雖遠還珠者嘗用之矣書不云乎弗慮胡獲
弗爲胡成不勝憤激之至謹上百里昌言一部列爲十八
篇分爲上下卷庶竭私款少裨公政追思罪戾若投冰谷
謹奉言疏不備勃再拜

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

辛替否 景龍元年

臣聞聖人廣視聽於四方納謳謠於九有者蓋欲以上通
下達遠聞邇信元首惟聖股肱惟明若此則國可長久時
無災害者也臣聞事君上牧黎庶莫不慎器與名畏怨重
禍不徼詭以求進不貨賄以要榮公侯伯子男等各以功
爲後先卿大夫士九品各以德爲次等劉毅無賣官之誚
仲經無免爵之謠則格於皇天光於后土何風雨不順陰
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之建官負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
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
者畏權勢之在躬求一作知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
僭官不濫士皆守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
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
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
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
無充於錫何媿於無用之臣何慙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
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前篇作皆居纓冕之流鬻伎
行巫咸涉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興狗尾生謠將恐魏魏

盛唐取譏於後臣聞於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
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
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籩以嬉之可謂一字有至重也

可謂一字有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
恐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

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也愛數子新唐書作女而取三怨於天下
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

愛何所恃乎向者曾王賞同諸壻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
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其禍之所來所以禍

之者寵愛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今
猶前篇作與今一作而今事無改更理尚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

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何利於公主
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

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為久安久愛之計一作以存之不使
奸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

場驚一作危駭倉廩空虛揭干竿一作竿守禦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
之卒輸不充野多食草家不識穀而方大起寺舍廣營一作造

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充牆壁誇古
耀今踰章越制百寮鉗口四海傷心臣聞釋教者以清淨

為基慈悲為主故常一作當體道以濟物不為利欲一作利已
以損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為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獨

山穿地一作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
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

神之心乎臣以為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
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末一作後風

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寶一作役彌重而禍彌

彌

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
隙若以造寺必為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
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
不短臣聞夏為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
餘代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代而秦漢受之自漢已
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
修塔廟方建長父一作方之祚乎臣聞於經曰若菩薩心
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一作無所見又曰一切有
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減珊瑚之費以賑
貧人一作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
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
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理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
踈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一作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

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彌一作門

下同

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彌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耳將
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力役乎臣以為出家
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拔親樹
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
以求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唯京師之與洛陽不曾一作修
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填池澗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
者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作一宮壯麗甚之矣
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
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
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
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惟一作計會

一無倉廩量字度府庫百寮供給百事用度臣恐卒歲不

充況於九年之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存臻沙彌
不可執干戈新唐書作 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一作痛之矣

此篇一作皆舊唐書本傳六百二十一卷重出題作諫

多造寺觀及王王邸弟表而文多節略前已削去

請勿令胡僧婆陁燃燈疏已見六百二十卷題 嚴挺之

且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前篇無此四字 斯存前篇作 返朴復古前篇作

淳復 不護前篇作 頗積前篇作 之歡前篇作 貨易前篇作

請褒贈劉蕡疏 昭宗 羅衮

右臣衮伏以典禮衰榮用廣哲王之道生死抱痛可念直
臣之魂伏以陛下再闡皇圖初平內患善無歿而不紀惡
無存而不誅事或有遺臣敢不奏竊見故祕書郎責授柳
州司戶臣劉蕡當大和年對直言策是時宦官方熾朝政
已侵人誰敢言蕡獨能指抑墮兩迴天之勢欲使當門奪

官卿爵土之權將令擁篲遂遭退黜實負冤欺其後竟陷

侵誣終罹譴逐沉淪絕世新唐書作身 六十餘年正士唐書為

之吞聲唐書作 義夫為之飲泣當時排先見之說後代襲

蔽聰之謀寢成其風以至前歲東內幽辱西州播遷旒綴

竿而未危矢及屋而非亂伏賴陛下德勝妖孽義感動賢

克返塵壘再安寶位向使蕡策得用蕡才得施則杜漸防

萌尋消逆節豈殷憂多難遠及聖躬以此追惟誠堪軫悼

當氛霧蔽虧之日雖累朝明聖其奈蕡何及唐書天地廓

清唐書作 之辰則冥一作 冥幽寃唐書作枉 必有望於陛下矣特

乞宣付中書門下顯加褒贈仍勅天下州府求蕡子孫振

拔錄用不獨慰耀九泉之骨庶亦感勵四海之心冒黷宸

嚴臣衮無任戰懼殞越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八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集一

庾信集序一首

文思博要序一首

王勃集序一首

庾信集序

宇文道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
 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為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寔王政
 之由復其疑作有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彌高秋風黃竹
 之詞伊上之才尤盛遂能弘孝敬叙人倫移風俗化天下
 兼夫吟詠情性沉鬱文章者可略而言也開府司宗中大
 夫義城公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若夫有周之時掌
 庾源其得姓皇晉之代太尉闡其宗譜烏奕氤氳布在方
 策國史家謀世並詳焉八世祖滔散騎常侍領大著作遂
 昌縣侯祖易徵士隱遁無悶確乎不技宋終齊季早擅英
 聲父肩吾散騎常侍中書令文宗學府智囊義窟屈鴻名重
 譽獨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舉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
 集貴族華望盛矣哉幼而清惠

唯良之美稱共治之能佩

犢帶牛有侔龔遂桑枝麥穗無謝張堪入為司憲中大夫
 帥掌三刺之法助宣五禁之書秋府得人於斯為盛嘗曰
 上府賦詩曰詰旦啟門闌繁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解
 豸飾刑冠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窮紀星移次歸餘律
 未殫雪高三尺厚冰深一寸寒短笋猶埋竹香心未起蘭
 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栖鳥遷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
 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遷國起疾貢禹遂彈冠方隨蓮

葉斂未用竹根丹一知玄象法詎思垂釣竿其王事之中
優遊如此出爲洛州刺史德茂褰帷才膺刺舉吏不敢賄
人不忍欺上洛童兒如迎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劉弘復爲
司宗中大夫惣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儀教六詩之
義自梁朝筮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
六十有七齒雖耆宿文更新奇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
名貴盡爲虛襟信降山岳之靈蘊煙霞之秀器量侔瑚璉
志性甚松筠妙善文詞尤工詩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
之瀏亮誅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精箴似揚雄書同阮
籍少而聰敏綺年而播華輿韶歲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
心獨秀忠爲令德言必文詞穿壁未勤映螢逾甚若乃德
聖兩禮韓魯四詩九流七略之文萬卷百家之說名山海
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魏墳縹帙緗囊之記莫不窮其枝

葉誦其篇簡豈止仲任一見之敏世叔五行之速強記獨
絕博物不羣年十五侍梁東宮講雖相麟十四之歲答
宿客之詩魯連十二之年杜離聖之辯匪或斯尚同日語
哉玉墀射策高等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未
能連類曾何足去解褐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衢方
騁尋轉尚書度支郎中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
因忿氣夜不離閣後漢黃香晝夜不離省閣無愧於黃香開霧覩天有
同於樂廣仍爲郢州別駕刺史之半驥足斯展于時江路
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
德遂即散奔深爲梁主所賞蓋善戰者不陣此之謂乎兼
通直常侍使于魏土接對有才辯雖子貢之旗鼓陳說仲
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還本國爲正員郎職位清顯以
望以實又爲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龍樓蘭綺寵

寄逾隆值侯景篡逆攻圍淮海建康宮殿非無流矢之兵
丹陽帝居遂有生荆之痛出徃上流來歸全楚于時州后
即湘東王其後封豕既誅長蛇受戮湘東有雪耻之功淮
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太戊之紹殷即於荆江
驟置文物復爲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中興司直具瞻斯
在貴戚斂手豪族屏氣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豐貂右珥
戎章再徙阮籍非好之職鄭默參乘之官著德廊廟切問
近對拜武康縣開國侯開國承家信圭是執河帶山礪貽
厥于後即以本官奉使大國光華重出原隰再來太祖夾
輔魏朝作相關右三分有二九合一匡德邁晉宣雄踰魏
武功高網地道映在田亦見子山賜識如舊屬我太祖獻
策魏帝命將荆衡尋值本朝青蓋入洛於是捨節入仕仍
沐霸恩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比

五七二

文苑六百九十九

三

十

儀台鉉高官美官有踰舊國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義城
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黃權魏時首膺斯命降在季世秩
居上品爵爲五等榮貴兩朝出爲弘農郡守職實剖符寄
深分竹加以真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行推士則愠
喜不形于色忠恕不離于懷矜簡儼然師心獨徃似陸機
之愛弟若韓康之養甥環堵之間怡怡如也屢聘上國特
爲太祖所知江陵士唯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恩明
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密勿王事多歷歲
年自携老入關亟移灰琯蒸蒸色養勤同扇席及丁母憂
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白雉有依欄之感
晉國公膺期受託爲世賢輔見信孝情毀至每自憫嗟嘗
語人曰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
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被知亦如此昔在陽都有

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
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
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秩附之後爾余與子山風期款
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欲余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非
有絢章方當貽範摺紳懸諸日月焉

文思博要序

高士廉

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百
官以乂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堦戶牖
而覲遐方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
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弊書之竹素一作帛與
日月而俱懸者莫尚於此爰自卦起龍圖文成鳥策墳典
開其緒丘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
若覆篲之爲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祚而又闕里自衛將

五五

文亦百九十九

四

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星辰而
振河海郁郁焉鼓王風於九合閭閻焉闢儒門於百代既
而雅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偶縱橫之運懷經成
市俄屬坑焚之災下土怨咨上天迴睭咸洛基命懸賞而
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
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闡收竹書於汲塚異說者無遺逮
乎有隋失御羣凶競逐辟雍蔓於荆棘延閣殫於煨燼孟
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弘一作尹度四部隨岳牧而分崩淹
中許下博古洽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
文咸殘逸矣皇帝仰膺靈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
濟宇宙之外操參一作征伐而清天步橫崑海而紉地維橐
弓矢於靈臺執執者萬國張禮樂於太室受職者百神蒼
旻降祥黔黎禔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

之館揚班與潘江霧集摺紳先生聚蠹簡於內轄軒使者
採遺篆於外刊正分其朱紫繕寫埒於丘山外史所未錄
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盛積祕室之府比夫軒皇宛
委穆滿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祕閣何異乎牛宮之水
爭浮天於谷王蟻垤之林競拂日於若木也帝聽朝之
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蹟紆樓船於學海獲十城
之珍駐羽蓋於翰林奉三珠之寶以爲觀書貴要則十家
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自非惣質文而分其流混古
今而共其轍則萬物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
然則魏之皇覽登巨川之濫觴梁之遍略標崇山之增構
歲月滋多論次愈廣類苑耕錄齊玉軼而並馳要略御覽
揚金鑣而繼路雖草創之指義在兼包而編錄之內猶多
遺闕並未能絕雲而負蒼天杜尉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

五十一

文不日九十一

五

息鈎餌之心帝乃親縈聖情曲留玄覽垂權衡以正其失
定準繩以矯其違頓天網於蓬萊網目自舉馳雲車於策
府轍跡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特進尚書右
僕射申國公士廉特進鄭國公魏徵中書令駙馬都尉德
安郡公楊師道兼中書侍郎江陵縣子岑文本中散大夫
守尚書禮部侍郎顏相時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朱子奢
給事中許敬宗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劉伯莊朝散大夫
行太常博士呂才祕書丞房玄齡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
馬嘉運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褚遂良朝議郎守晉王友
姚思聰唐書有太子舍人司馬宅相祕書郎宋正時唐書有
無宋時籠絀素則一字必包舉殘缺則片言靡棄繁而有檢
簡而不失同茲萬頃塋埒自分譬彼百川派流無壅討論
歷載琢磨去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九一百二十帙一

千二百卷并目錄一十二卷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日月代明於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於躔次斯固墳素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爲國者尚其道德爲家者尚其變通緯文者尚其溥諒足以仰觀千古同義文之爰豸俯觀百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懸金秦市比丘明之作傳侔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王勃集序

楊炯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垂其範歷年滋久遞爲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仲尼旣沒游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羅之跡文儒於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逮秦氏燔書斯文天喪漢皇改運此道不還賈馬蔚興已虧於雅頌曹王

傑起更失於風騷僊俛大猷未忝前載泊乎潘陸奮發孫許相因繼之以顏謝申之以江鮑梁魏羣材周隋衆製或苟求蟲篆未盡力於丘墳或獨徇波瀾不尋源於禮樂會時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其有飛馳倏忽倜儻紛綸鼓動包四海之名變化成一家之體蹈前賢之未識探先聖之不言經籍爲心得王何於逸契風雲入思叶張左於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並推心於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氣於文樞出軌躅而驥首馳光芒而動俗非君之博物孰能致於此乎君諱勃字子安太原祁人也其先出自有周濬啓大明之裔隱乎炎漢弘宣高尚之風晉室南遷家聲布於淮海宋臣北徙門德盛於河汾宏材繼出達人間峙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于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

聞風睹奧起予道性揣摩三古開闡八風始擯落於鄒韓
終激揚於荀孟父福時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
合二縣令爲齊州長史抑惟邦彥是曰人宗絕六藝以成
能兼百行而爲德司馬談之晚歲思弘授史之功揚子雲
之暮年遂起參玄之歎君之生也含章是託神何由降星
辰竒偉之精明何由出家國賢才之運性非外獎智乃自
然孝本乎未名人應乎初識器業之敏先乎就傳九歲讀
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宗疑作六經成乎暮月懸
然天得自符音訓時師百年之學旬日兼之昔人千載之
機立談可見居難則易在塞咸通於術無所滯於詞無所
假幼有鈞衡之略獨負舟航之用年十有四時譽斯歸太
常伯劉公巡行風俗見而異之曰此童也因加表薦對
策高第拜爲朝散郎沛王之初建國也博選竒士徵爲侍

五十三

文六百九十九

七

讀奉教撰平臺鈔略十篇書就賜帛五十疋先鳴楚館孤
峙齊宮乘息側目應劉失步臨秀不容尋反初服遠遊江
漢登降岷峨觀精氣之會昌翫靈竒之肝蠻考文章之跡
嚮造作之程神機若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咸出其詞每
有一文海內驚瞻所製九隴縣孔子廟堂碑文宏偉絕人
稀代爲寶正平之作不能奪也咸亨之初乃參時選三府
交辟遇疾辭焉友人凌季友時爲虢州司法盛稱弘農藥
物迺求補虢州參軍坐免歲餘尋復舊職棄官沉跡就養
于交趾焉長卿坐廢於時君山不合於朝豈無媒也其惟
命乎富貴比於浮雲光陰踰於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
觀覽舊章翺翔羣藝隨方滲漉于何不盡在乎詞翰倍所
用心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
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

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
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隣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
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紘
馳騁一作驟於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功未
來而先制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
息肩之地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
不碎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
取勢非鼓怒以爲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
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
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
權也後進之翕然景慕以倦樊籠咸思自釋近則面受
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之者速於
置郵得其片言則忽焉高視假其一氣則邈矣孤騫竊形

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聲律雖雅才之
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妙異之徒別爲縱誕專求恠說爭
發大言軋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長句以增其
滯容氣以廣其靈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謬稱相
述罕識其源扣純粹之清機未投足而先逝覽奔放之編圖
節已滯心而忘返迺相循於跼步豈見習於通方信譎不
同非墨翟之過重增其放豈莊周之失唱高罕屬既知之
矣以文罪我其可得乎君以爲摘藻彫章研機之餘事知
來藏往探賾之所宗隨時以發其惟文一作應變稽古以成
其殆察微循紫宮於北門幽求聖律訪玄扈於東洛響像
天人每覽韋編思弘大易周流窮乎八索變動該乎四營
爲之發揮以成注解嘗因夜夢有稱孔夫子而謂之曰易
有太極子其勉之寤而循環思過半矣於是窮著蔡以象

告考文彖以情言既乘理而得玄亦研精而徇道虞仲翔之盡思徒見二文韓康伯之成功僅踰兩繫君之所注見光前古與夫發天地之祕藏知鬼神之情狀者合其心矣君又以幽贊神明非杼軸於人事經營訓導迺優游於聖作於是編次論語各以羣分窮源造極為之詰訓仰貫一以知歸希體二而致遠微言式序大義昭然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喪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于晉代刪其詔命為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為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竊慕同為元經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衆序危舉藝文克融前列陳羣稟太丘之訓時不

五十七

九

十

逮焉孔伋傳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與我有涯先謝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也不改其樂顏氏斯殂義賈誼服賦作養空而浮賈生終逝嗚呼天道何哉所注周易窮乎晉卦又注黃帝八十一難幸就其功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君平生屬文歲時不倦綴其存者纔數百篇嗟乎促齡材氣未盡歿而不朽君子貴焉兄勛及勳磊落詞韻鏗錡風骨皆九變之雄律也弟助及勛惣括前藻網羅羣思亦一時之健筆焉友愛之至人倫所極永言存歿何痛如之援翰紀文咸所未忍蓋以投分相期非宏詞說潛然擘涕究而序之分為二十卷具諸篇目三部盛作恨不序於生前七志良書空撰得於身後神其不遠道或存焉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九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集二

駙馬喬君集序一首

南陽公集序一首

陳氏集序一首

上官昭容集序一首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照隣

昔文王既没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其
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翰禮
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繇繇於季葉痛乎主澤
既竭諸侯爲麋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
一滅舊章大愚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岳之高煙儒士投坑
變蓬萊之巨壑樂沉於海河間王初睠睠於古篇禮適諸
夷齊叔孫區區於綿蕪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
述獲麟八書爰創衣冠禮樂重聞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

五十五

文苑

墜六經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是爲羣自此迄今年逾千
祀孔門論賦相如爲入室之雄闕里裁詩公幹即升堂之
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鶴翥文場伐
黃金之平埒臨曲臺之上路面通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
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
關縫掖書生時通驛騎坐蘭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
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駕弔曲江之隘洲興盡而歸聆
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趨劔履於南宮五日歸休聞歌鍾於
北里雍容車騎屢動雕章嘯傲煙霞仍涵膏息奢不敗德
笑金谷之羅紈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芻布榮期三樂君實
四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君教訓子弟不讀非聖之書撫
愛家僮常恐名奴之辱婚嫁已畢欲就金丹輪蓋非榮猶
思道樹明霞曉挹終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團儻踐無生之

岸凡所著述多以適意為宗雅愛清靈疑作虛不以繁詞為貴足以傳諸好事貽厥孫謀故撰而存之凡為若干卷云爾

南陽公集序

前人

昔者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以愚黔首通其變參天二地謂之神合其機一陰一陽謂之聖是以楚漢方鬪蕭曹絳灌負長劍於此時袁曹已平徐陳應劉弄柔翰於當代聖人方士之行亦合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文質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驪翰三而始疑作改虞夏之興亡可及美哉煥乎斯文之功大矣自獲麟絕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叙事得丘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鄴中新體共許音韻文成江左諸人咸好瓌姿艷發精博爽麗顏延之急病於江鮑之間踈

五十四

宋元二帝

二

亮

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盧黃門往往高飛南疑作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下墜嗟乎古今文士遞相毀譽至有操我戈矛啓其墨守三都既麗徵夏孰於上林九辯已高責春歌於下里踏駁之論紛然遂多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鋒起高談不息人慙西氏疑作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辯荆蓬之妙技十得五雖曰肩隨問一知二猶為臆說俞疑作曰未可人稱屢中化魯成魚曷云其遠非夫妙諧鍾律體會風騷筆有餘妍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歌曲而知亡為龍為光觀禮容而識大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氏之文懸日月於霄懷挫風雲於毫翰合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細則出入無間麤則彌綸區宇逶迤綽約如玉女之千嬌突兀崢嶸似靈龜之孤抃槎上漢誰問坳塘莊子對之淺深荷戟入秦寧議長安之近遠是非未定

曹子建皓首爲期離合俱傷陸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
適可操刀自茲已降徒勞舉斧八病爰起沈隱侯永作拘
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爲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
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
乎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
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
褚之輩以才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
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李長
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詰疊疊聽者忘疲許生章奏翩
翩談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達舊章魏太師直氣鯁
辭兼包古義褚河南風標特峻早鏘聲於冊府變風變雅
立體不拘於一塗旣博旣精爲學遍遊於百氏自豸冠指
佞雞樹登賢內掌機密外脩國史晨趨有暇持綵筆於瑤

軒夕拜多閑弄雕章於琴席含毫顧眄漢家之城闕風煙
逸韻縱橫秦地之林泉魚鳥黃山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
船參聞寶思南津弔屈去逐蒼梧之雲西路悲昂來挽葱
巖之雪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儀沙塞朝廷顛沛必歸於
是使名流俱至龍翰闐門愛客相尋雞談滿席嚶嚶好鳥
花欲白芳柳將飛濺濺遊魚蓮欲紅芳蘋可望綠樽恒湛
齊閣臨霞綺札逾新園亭坐月凡所著述一千有餘篇今
之刊寫成三十卷余早遊西鎬及周史之闕文晚卧東山
憶漢庭之遺事平津侯之賓館馬廐蕭條李司隸之仙舟
龍門荒毀交交黃鳥集於相芳集於桑營營蒼蠅止於藩
兮止於棘九原可作松有隧兮兔有埏三湘不追川無梁
兮鳥無徑輟斤之慟何獨莊周聞笛而悲寧惟向秀徒勤觀海
未知渤海之倪永好談天莫究氤氲之數遂抽短翰爲之序云

陳氏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迺刪詩書書文粹述

易道而修陳集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者文粹無

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

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

文粹無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

其王公大人之言溺其陳集文粹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

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

有典刑宋齊已來文粹作蓋顛頽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

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

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瓦故受

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名陳集子昂字伯玉蜀

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

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文粹

其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

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

激頓挫微顯闡幽度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

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陵太清

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

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嗚呼聰明精粹

而淪剝貪饕桀鷲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夫天焉昔

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

喪予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

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陳集有變而為之序

至于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耳

上官昭容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彩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
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
以是經天地究人神聞寂寞覽文粹幽昧文之辭義大矣
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
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咸
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集作之大秤曰
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
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
襁褓入於掖庭天寶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
德而受任自則天又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
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
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以無文為耻每豫遊宮觀行幸
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

五十六

文苑十百

五

五

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去奧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
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
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
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
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
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纒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
安動則蒼旻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
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慢
文粹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
作曼海之意寢剪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
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
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
授興王之瑞集作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

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苑英華〔宋〕李昉等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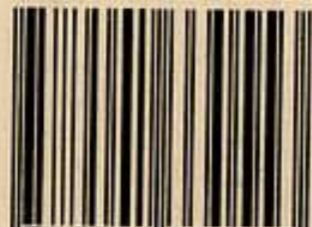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55-7

I. 文… II. 李…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
IV. I21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25158號

ISBN 7-5013-3055-7



9 787501 330553 >

書名 文苑英華(全十三冊)
著者 〔宋〕李昉等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一九·二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55-7 / K·1332
定價 一六六一〇圓

